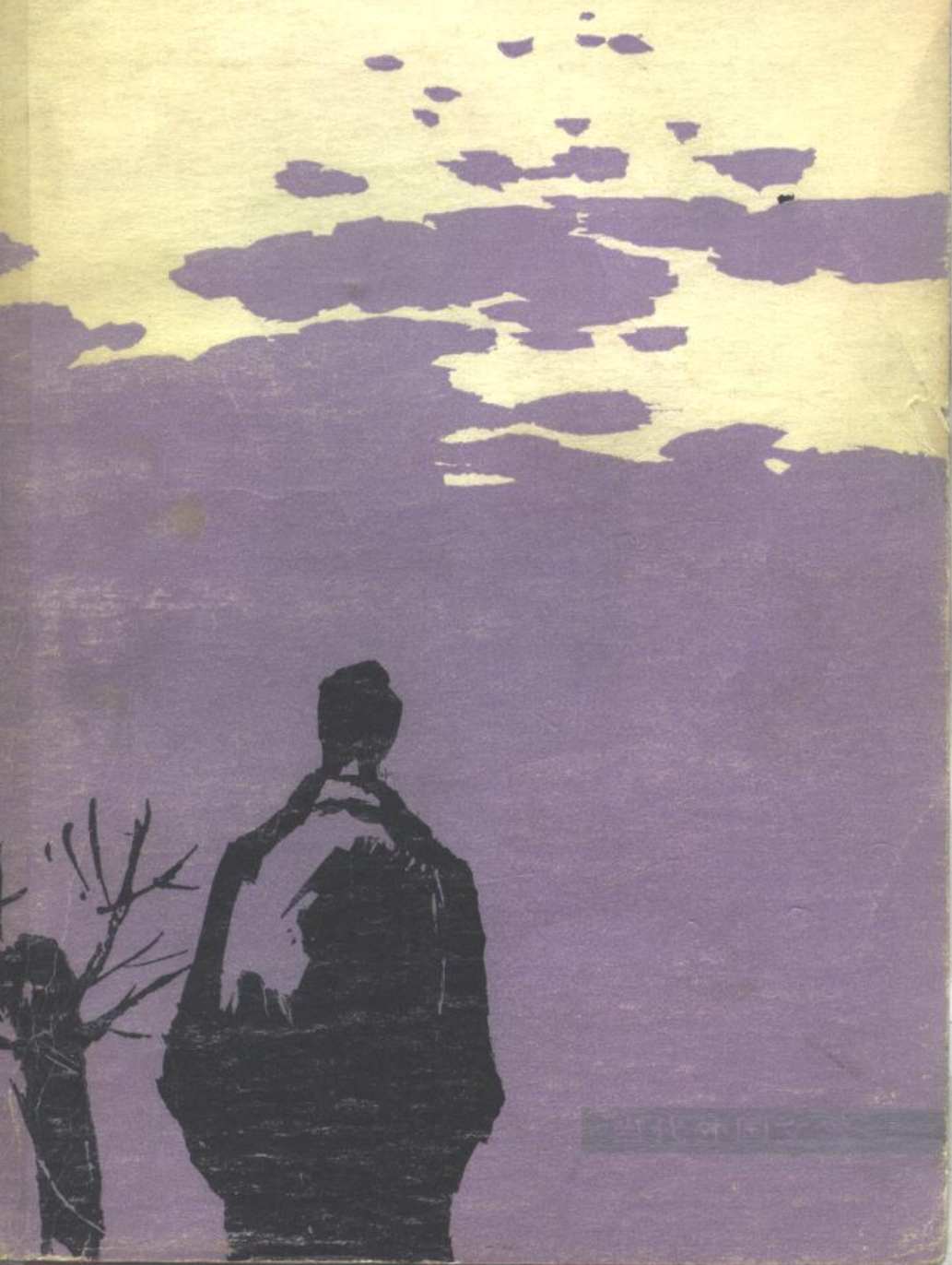


# 伯尔中短篇小说选



伯 尔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伯尔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3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1}{2}$  插 1 幅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208·6

定价 0.93 元

## 目 次

列车正点到达(1949) .....	1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1950) .....	136
在桥边(1950) .....	149
我的昂贵的腿(1950) .....	152
洛恩格林之死(1950) .....	156
我的悲哀的面孔(1950) .....	169
干粮袋历险记(1950) .....	178
我的叔父弗雷德(1951) .....	190
巴莱克老谷家的台秤(1952).....	195
苍白的安娜(1953).....	204
一定照办(1954).....	211
象蹩脚小说(1956).....	218
齐姆普伦火车站(1958) .....	227
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1963).....	240
村里的教堂(1965).....	244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 .....274

**附录**

“废墟文学”自白 .....388

关于我自己 .....395

## 列车正点到达

他们穿过黑暗的地道的时候，听到上面火车缓缓驶近月台，扩音器里洪亮的声音温和地说道：“从巴黎开往普热米什尔的前线休假士兵专列经过……”

于是他们踏上通向月台的阶梯，在一节车厢前面站住。喜气洋洋的休假士兵，带着塞得满满的大包裹，走下车厢。同往常一样，月台迅速变得空荡荡的。有的车窗前，站着几个姑娘或妇女，或者一个缄默异常、面色阴沉的父亲……那洪亮的声音正在催促人们赶快上下车。列车正点到站。

“你怎么不上车？”天主教教士怯生生地问当兵的。

“怎么啦？”当兵的惊讶地反问，“也许我要跳到车轮下去……我也可能开小差……怎么啦？你要干什么？……我可能，我可能发病……我有我的权利；发病，这是我的权利。我不要死，可怕的是：我不要死。”他冷冷地说着，他的话仿佛寒冰从唇际流出。“别作声！我就上车，不管在哪儿，总会有坐的地方……对……对……别生气，请为我祈祷吧！”他提起行李，登上敞开着的车厢门，从里面旋下车窗，再次探出头来，这时，那洪亮的声音犹如一片黏液状的云在他的头顶上飘荡：“列车现在开出……”

“我不要死，”他叫喊起来，“我不要死，多可怕啊，不久……我就要死了！”这寒冷、灰色的月台上的黑影越离越远……越离越远，车站终于隐没在夜色之中。

有的话似乎是无意中脱口而出的，突然间具有了某种希伯来神秘哲学的意味。它变得分量很重，并且异常迅速地说话人之前先期确切地传到未来某个不可知的地方，打开一间斗室，又以飞旋镖<sup>①</sup>那种令人惊异的准确性回到他的身上。在行将驶向死亡的列车旁边，于临别之际，从轻率的闲谈，不假思索的话语中，往往会有分量重得可怕而又模糊的词象铅浪一般反回来落到说话人的身上，使他倏忽之间认识到万千劫数的令人可怖又令人迷醉的魔力。有时，这力量猝然给予了情侣和士兵、给予了在劫难逃的人和那些心中充满生命之宇宙力的人们以打击，使之恍然大悟，而这既是一份馈赠，又是一份负担……于是这个词便深深地，深深地埋在他们心里。

当安德烈亚斯慢慢地摸黑回到车厢里的时候，“不久”这个词象一粒子弹一样钻到他身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毫无痛苦地，穿过他的皮肉、肌理、细胞、神经，钻进去，终于钻到一个地方，挂住，炸开，撕开一个致命的伤口，引起血流如注……生命……痛苦……

“不久，”他想着，觉得自己一下子脸色煞白。同时，他几乎下意识地做着习惯的动作。他划亮一根火柴，照见一

---

<sup>①</sup> 飞旋镖，澳洲土著用坚木制成的一种武器，投出后倘不命中，仍可飞回。——译者注。

群当兵的，横七竖八地在各自的行李上方、行李下边或靠着行李躺着，蹲着，睡着。烟叶的寒烟气味混和着湿冷的汗味，以及那种士兵成堆的地方都会有的污秽和尘土的怪味。火柴快要熄灭了，“嚓”的一声，又一次亮起火焰。借着这第二根火柴的亮光，他发现过道渐窄的地方，有个小小的空位子，便小心翼翼地在那儿走去，一包衣物挟在腋下，帽子拿在手里。

“不久，”他想着，内心深处充满恐惧。恐惧和十二分的把握。再也见不到了，他想着，我再也见不到这座火车站了，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的那张面孔了，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骂他呢……再也见不到了……“不久！”他走到那个地方，为了不惊醒周围睡着的人们，便轻轻地把包袱放到地上，坐在上面，使背部倚靠着车厢的一扇门，然后设法把腿尽量伸展得舒服些；他小心翼翼地把左腿从一个睡着的人脸旁伸过去，再把右腿斜搁在另一个睡着的人背靠着的一件行李上。他背后那节车厢里亮起一根火柴，有人开始在黑暗中默默抽烟。只要稍稍一侧身，他就能看到燃着的烟头，有时那陌生人吸一口烟，香烟头的亮光就扩展到他那张陌生的面孔上，那是一张灰色而疲惫的士兵的面孔，布满了痛苦的皱纹，却又惊人地清醒。

“不久，”他想着。列车的嘎嘎声，一切都如往常一样。气味也一样。想抽烟，非抽烟不可。就是别睡着！窗畔掠过城市黝黑的侧影。远处的一个地方，探照灯的光柱在天际搜索，象是死人长长的手指，划破好似蓝色大衣的夜空……远处



也有高射炮的射击声……这些黑灯瞎火、寂静无声、漆黑一片的房屋。这个“不久”当在何时？血液自他的心脏流出，又流回他的心脏，循环着，循环着，生命在循环，脉搏在跳动，无非在说：“不久！”……他已不能再说，也不能再想：“我不要死。”一想说句什么话，浮上心头的就是：我就要死了……不久……

此时，在他背后，在一支香烟的微光中，出现了另一张灰暗的面孔，他听到一阵温和又很疲倦的模糊的低语声。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闲谈。

“德累斯顿，”一个声音说道。

“多特蒙德，”另一个声音。

模糊的低语声仍在继续着，而且变得更活跃了。接着有个声音骂了一句，那喃喃的说话声再次低下去，最后消失了，在他身后又只剩下一支烟。这是那第二支烟，连这一支烟也熄灭了，在他身后、身旁，又只有一片灰暗，眼前是黑夜和无数房屋，全都寂静无声，全都漆黑一团。只在远处老是有探照灯的无声的、又长又古怪的死人手指在触摸着天空。他觉得，属于这些手指的那些面孔准定在狞笑，象高利贷者和骗子手的面孔那样，在阴险、讥嘲地狞笑。“我们就要逮你了，”属于这些手指的扁嘴巴、大嘴巴说道。“我们就要逮到你了，我们把整个黑夜都搜寻遍了。”也许它们在找一只臭虫，黑夜的大衣里的一只小臭虫，这些手指，它们会找到这只臭虫的……

不久。不久。不久。不久。什么时候是不久？多么可

怕的字眼：不久。不久可以是一秒钟以后，不久可以是一年以后。不久是个可怕的字眼。它把未来压缩了，使未来变小了，没有什么事情是有把握的，根本没有什么有把握的事情，这是绝对的不肯定状态。不久是乌有，不久又是许多。不久是一切。不久是死亡……

不久我就要死了。我要死了，不久。这是你自己说过的，你心中的人和你身外的人都同你说过，这个不久会到来的。无论如何，这个不久过不了这场战争。这是确实的，至少是肯定的。

战争还要打多久？

可能还要一年，东线的一切才会无可挽回地崩溃。如果美国人以及英国人不在西线发动攻势，那就还要两年，俄国人才会到达大西洋岸边。不过看来他们是会进攻的。总之一句话，至少至少，还要再打一年。一九四四年年底以前，战争是不会结束的。这整套机器造得太驯顺，太懦怯，太乖巧了。这么说，期限是介于一秒钟和一年之间罗。一年有多少秒钟？不久我就要死了，而且是死在战争年代里。我将不再能知晓和平为何物。没有和平。什么都不会有的，没有音乐……没有花朵……没有诗歌……不复有人生的欢乐，不久我就将死去……

这个“不久”犹如一声雷鸣。这小小的字眼，犹如激发暴风雨的火花，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整个世界突然为这个字眼所照亮。

人体的气味一如往常。污秽、尘土和擦靴油的味儿。真

怪，哪儿有士兵，那儿就有污秽……死人手指逮着臭虫……

他又点燃一支烟。我要想象一下未来，他寻思着。也许这个“不久”是个错觉，也许我疲劳过度，过于烦躁，使自己受了一场虚惊。他极力想象，如果战争结束，他要做些什么……他要……他要……可是这儿有一堵他无法逾越的墙，一堵漆黑漆黑的墙。他什么也想象不出来。不错，他可以强迫自己把这个句子想到底：我要去学习……我会在某个地方有间房间……有书……香烟……要学习……音乐……诗歌……花朵。即使他硬要自己把这句子想完全，他也知道，这是实现不了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不是梦幻，这是些苍白无力的念头，没有分量，没有血肉，没有一丁点儿人的实质内容。未来业已失去它的面目，未来在什么地方被宰割了，而他越是想着未来，越是感到“不久”近在咫尺。不久我就要死了，这是确凿无疑的，存在于一年和一秒钟之间。再也没有梦幻了……

不久。也许是两个月。他试图从时间上来想象，他要确定两个月以后那堵他无法逾越的墙是否还存在。两个月，那是十一月底。可是他无法在时间上确定下来。两个月，这不过是一个无根据的想象。他同样满可以说：三个月，四个月，或者六个月，这种想象不会引起任何回响。他想：在一月份。可是哪儿都没有那堵墙。一个奇异的，令人激动的希望甦醒了！五月，他的思想突然产生了一个飞跃。没有回响。墙壁默然无声。哪儿都没有那堵墙。没有回响。这不久……这不久只是可怖的幽灵……他想：十一月！没有

回响！一阵狂野的可怕的欢乐复活了。一月！后年一月，一年半！一年半的生命！没有回响！没有一堵墙！

他幸福地长叹了一口气，继续往下想。此时思绪越过时间，犹如越过低矮的篱笆，疾驰而去。一月，五月，十二月！没有回响！突然间，他觉得自己是在空无一物的地方摸索。墙筑在哪里，这不是时间上的概念。时间无关宏旨。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希望犹存。他已经如此美好地跨越了好几个月。几年……

不久我就要死了，此时此刻，他的心境如同一个游泳者，分明知道身近岸边，不意骤然一阵恶浪，又把他卷进滔滔大海。不久！这就是那堵墙，在它的后面他将不复存在，不复在地球上存在。

克拉科夫，他突然想道，一时心脏停止跳动，仿佛静脉打结，任什么也通不过去。他猜对了！克拉科夫！没有回响！他继续向前走去。普热梅希尔！没有回响！伦贝格<sup>①</sup>！没有回响！于是他尽力狂奔：切尔诺夫策，雅西，基什尼奥夫，尼科波尔！但在想着这最后一个地名的时候，他已经感到，这无非是肥皂泡，如同“我要去学习”的念头是肥皂泡一样。他再也见不到，再也见不到尼科波尔了！再回过头去。雅西！不，雅西他也再见不着了。他不再能看到切尔诺夫策了。伦贝格！他也许还能看到伦贝格，也许还能活着到伦贝格去！我神经错乱了，他寻思着，我疯颠颠了，看样

---

① 即今利沃夫。——译者注。

子说不定我得在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死去！多么荒唐……他竭尽全力刹住思绪，又再抽起烟来，凝视着夜的面容。我变得歇斯底里了，我发疯了，我抽烟太多，整夜整夜、成天成天的讲呀讲呀，寝食俱废，光一个劲儿地抽烟，一个人这样子还能不神智昏乱……

我得吃点儿，喝点儿，他想。饮食可使灵魂与肉体结合在一起。这可咀咒的没完没了的抽烟！他动手解开系着行李包的绳索，穷极目力，在黑暗中凝视他的双脚，要找到行李包的扣环，好在他那散乱地装着黄油面包、换洗衣服、烟草、香烟和一瓶白酒的包里翻寻东西，正在这当儿，一阵铅一般沉重的倦意无情地向他袭来，简直要使他周身血液堵塞不流……他睡着了……双手扶着打开的行李包，左腿放在一张从未见过的面孔旁边，右腿架在一件行李上，这时已经很脏了的劳累的双手扶着行李包，他睡着了，脑袋耷拉在胸脯上……

有人踩着他的手指，把他弄醒了。一阵剧疼，他睁开眼睛；有个人从他身旁匆匆走过，撞着他的后背，踩了他的手。他看到天已经亮了，听见又是一个洪亮的声音十分热情地报出一个车站的名字，他知道这里是多特蒙德。那个夜间在他身后抽烟、低声说话的人要下车，旁若无人地走过车厢过道，边走边骂，这个不相识的灰脸士兵到家了。多特蒙德。他旁边的那个人——他搁右腿的那只行李就是这个人——这时醒了，蹲在寒冷的过道里揉眼睛。他左边的那个人——他的左脚就在这人的脸旁架着——还在睡觉。多

特蒙德。姑娘们提着热气腾腾的壶，在车站上跑来跑去。这情景和往常一模一样。哭泣的女人们站在那儿；让人亲吻的姑娘们，父亲们……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这就是神经错乱。

其实他只知道：一睁开眼睛，就感到这“不久”依然存在。倒钩深入他的腑脏，钩住了，怎么也不松开。这“不久”捕捉住他，就象鱼钩钩住他似的，他只好挣扎着，挣扎着，挣扎到伦贝格与切尔诺夫策之间……

在他醒来的一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一线希望象闪电般飞快地掠过他的脑海；也许这“不久”会消失，如同黑夜，如同使他无休止地饶舌，无休止地抽烟的幽灵一样消失。可是它还在这里，无情地……

他坐起来，发现行李包半敞着，便把滑落下来的一件衬衣塞进去。他右边那个人打开车窗，伸出一只杯子，一个瘦骨伶仃、倦容满面的女孩子往这杯里倒着咖啡。这咖啡的气味真可怕，稀如白水，使他大倒胃口；这是兵营的气味，兵营伙房的气味，这气味传遍整个欧洲……据说还要传遍全世界呢。然而（习惯竟然如此根深蒂固），然而他也递出杯子，让人斟上；这种灰色的咖啡，就象军服一样灰色。他闻到这女孩子的汗酸味，看得出来，她昨夜和衣而眠，开来一列火车，她就提着沉重的咖啡壶走一趟，提着咖啡壶……

她浑身散发着这种讨厌的咖啡味儿。咖啡壶放在火炉上保温，她也许就紧挨着咖啡壶睡到下一列火车进站。她的皮肤象肮脏的牛奶一样苍白、龟裂，小软帽下露出稀疏的

灰黑头发，但她的眼睛又温柔，又悲哀，当她弯腰给他倒咖啡的时候，他看到那迷人的脖子。这姑娘多美啊，他想到：大家可能都觉得她长得丑，其实她俊俏，美丽……她还有纤巧的小手指……我真想让她几个钟头不停地倒咖啡；假如我的杯子有个眼儿，她就得倒呀倒呀，我就能饱看她那温柔的眼睛和这迷人的脖子，而那洪亮的声音就不得不沉默了。天下的不幸统统是这些洪亮的声音造成的；这些洪亮的声音开始了这场战争，这些洪亮的声音在指挥这场其糟无比的战争，所有火车站上的战争。

让那些洪亮的声音统统见鬼去吧！

戴红帽子的男人顺从地听候这洪亮的声音发号施令，尔后列车前行，减少了几个英雄，又增添了几个英雄。天色已经大亮，可是时候还早：七点。永远不可能了，我这一生永远不可能再次经过多特蒙德。这真是件怪事，象多特蒙德这样一座城市我都不可能再次经过了；我曾多次乘车途经这座城市，却从未到市里去过。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知道多特蒙德是个什么样子，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手提咖啡壶的这位少女了。永远不可能了；不久我就将死去，死在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我的生命仅只是一定的公里数，一段铁路线。可这事情也真怪，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之间又不是前线，也没有多少游击队，莫非前线一夜之间一溃千里？或是战争出乎意料地结束了？和平是否将先于这个“不久”而到来？也许这头神兽死了，终于被暗杀了，或是俄国人发起总攻，摧枯拉朽，直抵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接着是投

降……

无可逃遁。睡着的醒来了，他们开始吃，喝，聊天……

他倚着敞开的车窗，让冷峭的晨风扑面而来。我要狂饮，他想着，我要把一整瓶酒都喝光，那时我就什么都知道了，那样一来，我至少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乘到布雷斯劳。他弯下腰，急急忙忙打开行李包，可是肉眼看不见的一只手阻止他去拿酒瓶。他取出一块黄油面包，安然地、慢慢地嚼起来。真可怕，死到临头还得吃。不久我就将死去，可是还非吃不可。夹着腊肠的飞行员黄油面包，整整一大包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面包，是他的朋友，那位教士给他打到行李包里的，可怕的是，这些面包吃起来还挺香。

他倚着窗台，探出身子，安闲地吃着，嚼着，时而去够敞开口放在地上的行李包，又拿一块面包出来，一边吃，一边小口小口地喝那半凉不热的咖啡。

望一眼贫困的住家里的情景，委实可怕。那里，奴隶们正准备往工厂开步走。房屋紧挨房屋，房屋紧挨房屋，到处都住着人，苦恼的人，欢笑的人，正在吃喝的人，生育新人的人，明天也许就要死掉的人；到处是人。老年妇女和孩子，男人和士兵。房子窗口站着大兵，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他们全都心里明白，什么时候又该坐上火车，开回地狱去……

“伙计，”他背后一个粗嗓门说道，“伙计，想玩一会儿吗？”他吓了一跳，回过头去，下意识地说：“好！”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一个没刮胡子的士兵，手里拿着一副牌，望着他笑。我说过“好”了，他寻思着，就点点头，随那个没刮胡子的走



去。过道空空如也，只有两个人带着行李走到车厢的连接处，其中一个脸皮细嫩，头发金黄的高个子蹲在那儿笑着。

“找到人了吗？”

“找到了，”没刮胡子的粗嗓门说道。

不久我就要死了，安德烈亚斯边想边坐在随身携带的包上。每当他放下行李包，钢盔总要发出响声，此刻他一见钢盔，猛然想起忘了带枪。我的步枪，他想着，放在保罗衣橱里有皱襞的大衣后面。他微微一笑。“这就好了，伙计，”那个金黄头发说道，“忘掉你的烦恼，一块儿玩会儿吧。”

这两人已经把那儿收拾得颇惬人意。他们坐在门前，这扇门是堵死的，门把上紧紧地缠着铁丝，门前放着一大堆行李。没刮胡子的从提包里拿出一把钳子，他身穿一件合身的蓝上衣，拿着钳子，从一包行李下面抽出一圈铅丝，把门把缠得更紧了。

“这就好了，伙计，”金黄头发说道，“叫他们舐咱们屁股舐到普热梅希尔。你准是去普热梅希尔吧？看得出来，”他说着，安德烈亚斯点点头。

安德烈亚斯很快察觉到这两人都已喝醉了；没刮胡子的士兵在他的纸箱里装着整整一个炮兵连的酒瓶，他让他们轮流拿酒瓶喝酒。他们先玩十七点加四点。列车隆隆，天越来越亮，他们停在有洪亮声音的车站和没有洪亮声音的车站。列车装满了人，又变得空荡荡，又挤满了人，又再空荡荡，他们三人仍旧坐在角落里玩牌。

有时候到了一个小火车站，锁着的车门外面有人暴跳